



有人说：
这里的月亮
比那里的圆，
也有人说：
那里的月亮
不如这里的亮；
其实，无论在哪里
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同一个月亮

同一个月亮

*The
same moon
in
your eye*

（续集）

[美]朴清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同一个月亮

(续集)

责任编辑/曾一丹

装帧设计/于克广

同一个月亮(续集)

Tongyige Yueliang

[美]朴 清/著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制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印刷/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1.375

插页/2

字数/240 000

2002 年 2 月第 1 版 200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 000

书号/ISBN 7-207-05403-3/I·754

定价/16.20 元



朴清，生于北京，1988

年大学毕业后赴美深造，现定居美国。作者自幼喜爱文学，在中学和大学时代已显露出出色的文学才华，在美国学习期间，也曾当地的华文报纸上发表过一些短文和议论性的文章。

《同一个月亮》以主人公张大铭在美国的生活经历为背景，反映出远在海外的年轻一代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心路历程，记录了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在异国他乡的真实生活的点滴。

此书真实感人，行文简洁流畅，风格平实自然，表现出作者丰富细腻的感情、对生命价值的肯定以及对社会现实生活和真实人性的深入思考。

同一个

责任编辑/曾一丹
装帧设计/于克广

目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15)
第三章		(35)
第四章		(61)
第五章		(79)
第六章		(100)
第七章		(121)
第八章		(138)
第九章		(156)
第十章		(169)
第十一章		(186)
第十二章		(199)
第十三章		(215)
第十四章		(230)
第十五章		(250)
第十六章		(269)



第十七章	(284)
第十八章	(301)
第十九章	(324)
第二十章	(343)
尾 声	(355)
附录:凤凰涅槃	李文方(358)

第一章

同样是洛杉矶国际机场,同样是一架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机,机舱里的一个窗口旁坐着同一个年轻人,不过今天的张大铭,已不再是那个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第一次踏上异国的土地,对前途满怀希望同时又一脸茫然的少不更事的毛头小伙子了。

天气有些灰暗,飞机在停机坪上徐徐降落。时值早春,大铭身穿一件浅色的夹克上衣,提着一只褐色的皮箱。他一出舱门,便匆匆随着人群向出关的通道那一头走去。从外表上看,大铭仍像平时一样从容自若,但那微皱的眉头,却使他的神情显得有些凝重。

半年前,大铭邀请白厂长一行人来到洛杉矶。访问考察之际,双方将合资办厂的意愿付诸于具体行动,把在北京时就初步议定的意向书修订为正式合同。在白厂长他们回国办妥了初步的合资手续之后,大铭也按照合同条款,将百分之二十的投资款额汇到了合资公司的账户上。两个月前,大铭再次回到北京,一



方面是探望年迈的双亲,另一方面就是想看一看有关合资事宜具体落实的情况,但厂方的运作完全出乎大铭的意料之外:开始商定的事项几乎完全没有实施,投入的资金不是用来修建工厂的门面和办公楼,就是用于偿还债务和补发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而大铭所期望的更新设备、研究开发新产品以及培训技术人员等,则分毫没有用上。

从接大铭下飞机那一刻开始,白厂长就不断介绍各级官员和关系单位的主管给大铭,每天喝酒请客“侃大山”,使大铭越来越觉得不自在。其间,大铭也尝试着与白厂长认真沟通,将自己的意图尽可能明确地表达出来,但白厂长总是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为借口,模糊谈论的焦点。他对大铭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国内的情况我比您了解一点,只要您的资金到位,我把方方面面的关系搞好,赚钱那不是问题。”

在各种努力都毫无结果、屡屡磋商又没有任何进展的情况下,大铭终于醒悟到:数月前所做的决定,看来是过于轻率了。国内招商引资的法令并不健全,实施起来更是阻碍重重。大铭在独自冷静思考与征求亲朋好友的意见之后,终于果断地做出了撤资的决定。他在一些关系人的出面协调下,把自己的股份以极低的价格转让给对方,虽然收回的资金微乎其微,但总算减少了自己的一点损失,而且不用再投入那另外百分之八十的余款,这也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通过海关身份检验之后,大铭领取了自己的行李,走了出来。在出口处,他意外地在接机的人群中看到了表姑。自从大铭从表姑那里搬走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就基本没再联系。不过这几年他也耳闻了关于表姑一家的一些情况。实际上,在大铭

的内心，早已对表姑过去的所作所为予以了谅解，只是这些年各自忙碌，也没有机会联系，今天意外碰见，倒觉得那份疏远了的感情，似乎变得亲切起来。

“噢，大铭？你也在这班飞机上？”跟大铭对了个正着的表姑，也感到有些意外。

“是啊。来接人吗？”大铭停下来，恭敬地向她打招呼。

“是呀。今天国内来个代表团，孔老板没时间，所以让我带着司机来接，也真巧了。”

“是啊，好久没见过面了。表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吗？”

“可不是呗，本来今年准备买房子，可那点钱全让孔老板折腾到大陆搞投资去了。”

“那店里的生意呢？应该还好吧？”大铭笑笑问。他看得出：这么多年，表姑那种争锋不落人后的性格还是没有改变。

“店已经顶给别人了，不赚钱做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你怎么样？回大陆做点什么吗？”表姑边问边上下打量着大铭，凭她的精明和阅历，她已经感觉到今天的张大铭至少已经与自己站在同一条水平线上了。

“本来是想搞一个合资工厂，但结果不是很理想。”大铭实话实说。

“是吧？我们也一样。孔先生在河南搞了一个食品加工厂，结果也只是白垫钱，根本搞不出什么正格的，连包装罐都给你做得歪七扭八的，还能出什么像样的产品？我们这还是和县政府合资的，孔先生还是统战部照顾的对象呢，其他人你就更可想而知了。”

“是吗？怎么会这样呢？”大铭不知道表姑这番话是抱怨呢



还是在炫耀。因此只得随意附和一句。

“我跟你讲，现在回国做生意最好不要搞什么投资，你得会找窍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靠关系。”表姑向里面望了望，然后主动披露说，“一会儿我要接的这些人，都是物资系统的。那个张局长跟咱们的关系没的说，找个时间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现在做汽车买卖正是赚大钱的时候，而搞汽车的进口许可证只要他们一句话。”

“但这一行我从没接触过。”

“那不要紧，关键是资金的问题。孔先生对各种汽车都有了解，要是你有兴趣，咱们可以合伙经营一个汽车代销的公司，你在这边根据订单出资收购所需要的车，大陆那边我们负责，咱们这种关系谁也不会骗谁，如果合作得好，那可是一本万利呀……”表姑满脸赔笑，不惜降低身份极力怂恿着，不知道她此刻是否悔不当初没给大铭多一点照顾与帮助。

“好啊，那到时候再联系吧。”大铭不好当面拒绝，只得笑着推托道。

这个时候，表姑要接的人已经走出来了，而大铭也在远处看到了来接他的温妮和钟建平，两个人这才匆匆道了再见，各自离开了。大铭推着行李向大厅的门口走去，迎面而来的温妮和小钟热情地跟大铭打着招呼，三个人别后重逢、相见甚欢。

“今天飞机真准时啊！温妮早就催我来了，可公司事情又多，路上又塞车，所以现在才赶到。”小钟说着，推过大铭手中的行李车。

“没什么，我也是才出来。”大铭说，他的心情因为他俩的出现变得开朗了一些。

“飞机在那边几时飞的？我昨天下午打电话到饭店，前台说你已经退房了。”温妮走到大铭身旁，一边伸手去接他手中的皮箱，一边望着他的眼睛。那专注的眼神流露出思念和关爱，那重逢的喜悦掩饰不住地显现在她泛红的脸颊上。

“我自己拿好了。”大铭说，同时转过头来，一边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温妮，一边回答：“飞机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十一点四十，可能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公司情况怎么样？我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吗？”

“公司倒没什么特别的事，不过 PIC 的订货量仍然很少，你要的资料我已经告诉张会计准备了，我想她应该已经弄好了吧。”

“一会儿打个电话给她，让她明天一上班就把材料送过来。”

“好，我一会儿就打。怎么样啊，那边工厂的事我们真的就这样放弃了？”看着大铭微皱的眉头，温妮关切地问。

“不然能怎么样？”

“找关系跟他们打官司呀！”小钟插嘴道。

“唉，强龙不压地头蛇啊！再说我们对搞企业也是不太在行，又不能长期呆在那里，所以就算搞成了，今后的麻烦也少不了。”

“这些人怎么这样啊，在这儿时不是谈得好好的吗？”温妮仍然感到有些不平。

“唉，国内的事情就是那么回事吧。混饭吃的多，真干事的少。吃一堑，长一智吧。”小钟开解地说道。

“所谓‘力不到不为财’，这话一点都不错。好在我这次回去及时，不然的话，我们损失就更大了。”



“这样也好，你自己都常说：一心不能二用。分心太多，到时候两边都做不好……”温妮也体贴地慰藉道。

三个人边走边聊，很快来到了停车场。小钟把大铭的行李放进后备箱，温妮也趁这个时候，给张会计打了个电话，让她把大铭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好。随后三个人上了汽车，离开机场。

“大铭，飞机上辛不辛苦，饿坏了吧？”车子开上了高速公路，小钟一边驾车，一边侧过头来问。

“还好。”大铭答道，同时挪了挪身体，让自己坐得舒服一些。

“我是最怕吃飞机上的东西，什么滋味都没有，还吃不饱：生的生，冷的冷，不吃还饿得慌。”

“有几个人跟你一样呀，你以为机舱里是开宴会的地方吗？”温妮在一旁搭腔道。

“唉，提起宴会倒真有日子没吃过了。温妮，你要安排给大老板接个风才行啊！”

“那没问题，不过你来付钱怎么样？”

“嘿嘿，我是给老板打工的，请客还轮不到我。倒是你这个老板娘应该自己掏腰包犒劳一下咱们的头儿和手下这帮患难兄弟。”

小钟和温妮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回敬着，而大铭则在疲惫的微笑中渐渐合上眼睛。

一觉醒来，车子已经驶进了自己家的院子。小钟把行李卸下来之后，先行回公司去了。大铭把带回来的东西简单整理了一下，然后在温妮的催促下走进自己那间温馨的浴室。温暖涓细的水流从熟悉的荷花形喷头中均匀地喷洒出来，从头到脚清除掉了他身上的旅尘。两个月来，他第一次感觉到如此轻松，如

释重负，回到家里的感觉原来是这样美好。

痛痛快快地冲了个热水澡之后，大铭嘴里哼着歌，换上宽松的衣服走下楼来。温妮已经在饭厅里为他准备了一大碗香肠鸡蛋面和几样小菜，两个人边吃边聊，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度过了一个甜蜜幸福的午后……

第二天上午十点钟，在鑫鼎公司的会议室里，各部门的主管正在向董事长汇报近一个季度来的工作。会场上的气氛有些沉闷，作报告的人，有的神情严肃，有的小心翼翼；各种数据显示：公司的业绩近几个月来突然大幅下滑，批发部门的营业额甚至出现了负增长，银行的贷款未能如期偿还，大陆方面的贷款也有了拖欠的现象。显而易见，公司的营运在某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

在董事长办公室里，大铭面对办公桌上的统计资料，眉头皱成了一团。他的时间差还没有恢复过来，明显的倦怠使他的思维变得有些迟缓，但眼前的这些数据资料像一块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令他忧心忡忡。他深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解决它，否则负面的连环效应将会像传染病一样在各个环节上蔓延开来，公司的营运状况也会日趋下滑，其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在投资大陆的计划受挫的现在，巩固这份多年奋斗得来的成果，对大铭来说自然尤为重要。

大铭一边审阅着桌上的资料，一边搓着额头。过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把温妮传了进来。

“怎么样，有点眉目吗？”应声进来的温妮，望着眉头深锁的大铭，轻声问。



大铭的目光持续停留在桌面上,他没有回答温妮的问题,只是请温妮帮他泡一杯不加糖的浓咖啡。这样的咖啡,在大铭单打独斗的时候,曾经是他不能缺少的朋友。不过近年来,他却很少再喝了,因为咖啡上火,又无助于睡眠,因此在温妮的劝说下,大铭饮用咖啡的数量越来越少,即便是喝,温妮也会在里面掺入咖啡伴侣和砂糖,以便使那种浓烈的味道得以缓解。不过此时此刻温妮知道,那样一杯苦口的咖啡,正是大铭所需要的。

“别太累了,一会儿吃饭叫你。”当温妮把沏好的咖啡放在桌子上的时候,她关切地说。

“知道了。你在外面帮我看着点,没有特别的事情别让他们进来,中午吃饭不用留我的份儿了,有事我会叫你。”大铭说完,端起温妮送来的咖啡喝了一口,目光仍然没有离开桌上那些摊开的资料。

“嗯,那我先出去了。”温妮答道,顺手把门轻轻带上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大铭自己了,他一边啜着咖啡提神,一边反复研究着眼前的资料;脑子里却回顾着公司近几个月来发生的状况:

公司业务开始滑坡,是大铭去大陆前一个多月开始出现的。那时时值深秋,生意额稍有回落也属正常。但此季度与往年同期相比,生意滑落的时间过长,而且幅度越来越大,虽然这种情况大铭当时已经注意到,但那时他忙于去大陆投资的事情,因此对其中的原因并未做及时深入的调查。在他去大陆这两个月中,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但大铭被投资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虽然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无奈分身乏术,只好嘱咐温妮、小钟和梁经理注意市场方面的动向,搜集有关的数据资料,等他回去

后再做处理。不过从温妮等人的电话汇报中,大铭特别注意到: PIC 公司的购货量明显减少。这家公司是大铭他们最大的客商之一,几年来,两家彼此间的业务往来一直很稳定,关系也相处得很融洽。初始,在温妮他们把这种情况报告给大铭的时候,他也曾吩咐梁经理去了解一下情况,可对方只简单回答说:生意不好或存货还很多。虽然这种解释显得有些牵强,但在找不出真实原因的情况下,当时大家也姑且相信这种推托之辞了。

现在,在大铭眼前的资料中,各项指标的下滑似乎都与 PIC 公司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大铭一边认真分析着数据资料,一边下意识地用笔在一张纸上不断重复地描画着 PIC 这几个大大的字母。

突然,大铭心头一亮,只见他在 PIC 这三个黑黑的字母周围标出了 D.Y.M;M.C.C;BIG.T;P.G.I;C.S.I 等一圈小字,然后拿起话筒叫梁经理把近来订货量少于往年百分之五十的客户名单统计出来。二十分钟以后,梁经理敲门进来,把一份名单递给大铭,比对之下,名单上的那些公司基本和大铭刚刚列出来的那几家相一致。

这样的结果,使大铭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他用笔把 PIC 这几个字母重重地圈了起来,然后告诉梁经理叫温妮进来一下。

“饿了吧?我留有鲁肉饭给你。”温妮进来后率先说道。

“鲁肉饭?是不是太简单了?一会儿我们去吃鱼翅套餐。”大铭的心情显然好了起来。

“你讲真的还是开玩笑?”温妮将信将疑地问。

“怎么啦,感到意外是吗?打电话给 PIC 的金老板,约他在



翠亨村吃晚餐,然后再打电话去翠亨村订个座位。这回该相信了?”大铭笑着吩咐道。

“事情有眉目啦?”温妮也替大铭感到高兴。

“还不一定,但适时地跟客户联络一下感情也是必要的。你就当给自己接风洗尘吧。”

“这是什么?”温妮看着梁经理送进来的名单,不由发问。

“你好好看看,看你能不能发现什么?”大铭将自己列出的名单也递给温妮。

“这几家公司好像全部都和 PIC 有关系,他们不是他的亲戚就是朋友。”聪明的温妮很快就发现了问题的所在。

“是啊,这些韩国人做生意真的很厉害,”大铭沉吟道,“他们在各个行业、各个地方都有自己的触角,那就像一张无形的粘网,只要你抓住那根网绳,鱼就会不断地跳上来,不过一旦绳子从你手里松脱了,整片鱼网也就不覆存在了。PIC 公司对我们来说就是那根绳索,如果我们不能把握住它,那约有百分之二十的批发客源就会流失,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会给公司的运作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影响。因此我们绝不能将自己的客人就这样轻易地放弃,我们要紧紧抓住这根网绳,直到把整张网再重新拖回来。”

“可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现在谁也不知道,也许今天晚上 PIC 会给我们一个答案。”

“希望如此。”温妮说罢,转身出去了。不到半小时,她回来告诉大铭:电话打好了,跟 PIC 的金老板约好晚上七点钟在翠亨村见面。